

通志堂經解

仁 12
1.411
54



門仁12
雜
卷
54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一

未卜筮

先生曰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環玦相似耳但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

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周易只掌於太筮之官只是理會卜筮

易只是尚占之書

楊與立語略

陳文蔚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先生曰然其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

易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荅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時畫作甚

今人說易先掇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熹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卜著求卦即其法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黃顯子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先生曰易只是箇卜筮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理教人雖以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

別生說

沈備錄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
繇辭周公作文辭亦是為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
義理去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
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
只如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絕韋編而滅漆簡

邪答蘇
漆

熹解易只作占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
不得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底義理皆在其中
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

用若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先要說道理縱說得
好亦無情理與易元不相干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一筮者斷吉凶而具
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
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
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
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
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
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
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

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

如利用祭和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 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荅呂祖謙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

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虚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

荅張敬夫

四子三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易某便說
道聖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
此說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
某辨某嚙費氣力與它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
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踈
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
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
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
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
大象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繫辭
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

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它說得
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
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
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
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
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
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緣這箇只是
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
義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

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它別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它也自過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也不曾有許多曉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得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它當時別開這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它也自不柰何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

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某辯某是不荅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无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靈樁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

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陳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
 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
 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
 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
 是竒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些不甚依它當初畫
 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箇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
 知是一生二二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想見伏羲做得這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
 曾見一箇物事子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不
 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

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
 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
 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
 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
 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
 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圖初講筵講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遠云此書豈可令凡民
 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
 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

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
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
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
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
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
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
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
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今人說道明理事
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
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

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
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
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把作甚
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鄉
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
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
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
說得理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
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
而今似它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
鄉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

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著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它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灑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灑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見

得是人謀先定後方以下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揲著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啓以光蓋是得土之象

黃義剛錄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陰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為一奇一耦自一

四百廿六
世求
奇一耦錯綜爲八爲六十四爲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具盡於此蓋該備於一陰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利皆自此而來遂舉乾坤一二卦爻云大槩陽爻多吉而陰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於陰陽而陰陽之理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於陰陽之理而有以見之遂爲之說以曉諭天下來世然事雖未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見而預爲之說而

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曉故假設爲卦爻之象寓於卜筮之法聖人又於其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吉凶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事而占因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於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槩正爲吉而不正爲不吉正爲利而不正爲不利其要在使人

四百廿一
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盡許多道理何嘗
有思有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

占處

黃顯子錄

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成德之事或以爲
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
易只是說此文中有此象若占得此文便應此事
自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
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
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某之說只有一箇壁直
意思都不露惹學者須先曉得某之正意然後
可推說其他道理如過劔門相似須是驀直攔

劔門脫得劔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豎
說都不妨若纔挨近兩邊觸動那邊便是攔不過
便非易之本意矣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書
今人說得來太精更入籠不得如某之說雖籠然
却入得精精義自在其中若曉得其說則曉得伏
義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
方不失易之本意如人射箭須先射中紅心了然
後以射他物無有不中今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
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無情理與易元不
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象設卦
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

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說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柔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洎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

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柔象文言則以

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又曰文王之心已自

不如伏羲寬濶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寬濶又急要說出道

理來所以本意寔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易之旨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

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做似孔子易而又甚焉故某說易自伏

義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獨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

然孔子雖盡是說道理猶因卜筮而言就卜筮上發

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

吉卦爻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已德相當則吉卦

爻雖吉而已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

凶而已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如云需于泥致

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

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

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
 預防而不至於敗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
 理或問聖人作易只是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
 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
 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其
 中則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亦不甚說只是說
 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
 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
 典樂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教
 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是要你不失其正

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某所見且
 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
 謂人曰自有易以來無此書也

沈備錄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
 括例要之易書是爲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則專爲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
 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
 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
 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不用比之
 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楊道夫錄

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止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言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

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做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同上

聖人作易本為占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人只於卜筮上來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

如乾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二事云
 占得此純陽之卦者大亨以正也大亨言其吉然
 所利者必須是正此為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
 德然觀大傳之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吉凶與民
 同患觀變於陰陽以生蓍等語則知易本為卜筮
 而作古人淳朴不似後世機智事事理會得於事
 既不能無疑即須來占方知吉凶聖人就上為之
 戒便是開物成務之道若不卜筮言之則開物
 成務何所措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極數知來之
 謂占此即是易之用使人占決於易便是聖人家
 至戶到以教之也 吳必大錄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
 見識超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
 不差先生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
 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
 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廖德明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
 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
 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
 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儻錄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
 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

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記錄呈幸為詳之

荅虞大中

先生論易云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此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潘時舉錄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爲吉陰爲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

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
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
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艾軒不然其說
南軒亦不曉

甘節錄

余大猷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荅曰且須熟讀
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
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
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余大雅錄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只有奇耦之畫
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
亦只是為占筮說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
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
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
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
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先生云元亨利
貞在乾坤為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
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
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
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
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
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
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待

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輔廣錄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沈個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先生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

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也

或問鬼神答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魏丙問元亨利貞之說先生曰易繫云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

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爻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為之辭然於其間又却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為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賢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楊道夫錄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曉崎嶇然而已事
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
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
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
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
更不用去事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
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
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
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

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
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
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習而無不利占無此德即
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德恭儉則吉之占
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
然意思活 董銖錄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
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
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
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鄭可學

因學者問大學教情處而曰某常說如有人問易不
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教
情處皆在所不答 沈儺錄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
攸往是利於啓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
鄙卜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
此而不通故曰易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就大學做
工夫然後循序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己有益也 龍蓋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二

揲法卜法

近又嘗作一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陸九韶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

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易學啓蒙序

問啓蒙述百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荅曰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荅潘時舉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汭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荅鄭可學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

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揆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

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常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

四百三十二
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是也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
未嘗有一句說道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
得其象則吉却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
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自為大吉而不
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
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
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
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
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
爻便凶此便是死法故某嘗說學者未可看易雖
則是善則吉惡則凶然其規摹甚散其辭又濫學

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
許多事意却去揆他意不着所以孔子晚年方學
易到得平常教人亦只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却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
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
拘執着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揆他底不着
所以未得他受用

葉賀孫錄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
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
亦未備頃嘗脩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
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

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
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右初掛今於圖

中如此添脩當已明白矣

答王遇

大凡人不會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
不會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

揚道夫錄

問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本義引龜策傳著生滿百莖
為證某竊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立字生
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
未知是否荅曰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
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
理

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以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
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
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竒者揲之餘為竒扞者歸
其餘扞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竒而以
揲之餘為扞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
十八二十四不知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
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
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
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
扞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扞為扞第二
第三揲不掛為扞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

再問如其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問聖人下字皆

有義掛者挂卦音也也劫者勒於二指之中也葉賀孫錄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

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

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

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

也 答何鏞

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筭後自失其

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劫只有

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已自

是添入許多字去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

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

儘好葉賀孫錄

黃有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

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

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

若不正便會凶如卜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

莫出做事如卜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

如說見大人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二在下

之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

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

四百廿三
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
又那曾有某爻與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
何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有甚張三李四中間
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
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
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此書初來只是如
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只是怕人理會不
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大抵只是因是以明
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人之
心洞然如日星更無些子屈曲遮蔽故曰聖人以
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

看他本來裏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
去白撰箇話若做卜筮看這說話極是分明某如
今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
便分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干
般百樣藏頭佞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
測聖人一箇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
這般處自分曉如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
常常將心下溫過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過
便住自是易得忘記了故須常常溫習方見滋味同上
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

尋為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
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
書不作矣正為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
以不得已而作

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
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
一為三以一為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耦
未一爻也一奇為三故三奇為九方得老陽之爻
三耦為六方得老陰之爻兩耦一奇乃為少陽之
七兩奇一耦乃為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
子細耳 答張洽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
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
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
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
又何慮其不可觀變邪 答曾三異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
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
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
可見今所疑者亦何嫌哉 同上

揲著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
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

佛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碁行算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

答曾三異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

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以卦影云朱鳥翺翺歸于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為朱鳥如何海湄如何矣

沈僎錄

問今之揲著但見周公作爻辭以後之揲法不知當初只有文王彖辭時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考耳且如周禮所載則當時瞭有文字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自有無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底古人法度今皆無復

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

楊道夫錄

揲著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

說如分而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古人無這

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

晏淵錄

問參天兩地倚數天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參天者三其一也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兩地者兩其二也故參其一而為三者因圓象而有三數也兩其二而為四者因方象而為四數也參天兩地則為數者五故天地之數皆五也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則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二則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則為少陽之數故參天

兩地者數之祖也未知是否答曰圍四者以一為一故其一陰而為二故曰參天兩地今日兩其二而為四則不得為參天兩地矣天一而圍三地一而圍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故參天為三而兩地為二也今日二二為四非是揲著之數以四為主蓋四者數之用也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位四也

分揲掛歸必四營也揲之亦必以四故皆以四為主故老陽三十六少陰三十二少陽二十八太陰二十四皆四約之也及其揲也五四為奇五除掛一四不除掛一則為四者一所謂奇也九八為耦九

除掛一八不除掛一則為四者二所謂偶也是皆以四數為主不知是否荅曰四營恐與四揲不相

關 荅董銖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着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揲而未分為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體亦有不雜乎陰陽五行者熹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

下終不容彊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

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

之之為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荅趙彥肅

易說卦一歲右揲二歲扚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扚

五歲再閏也 萬人傑錄

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

所以到那三畫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爻之

辭者無他到這裏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

五畫則更多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

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
 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為指三爻
 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
 無所繫矣據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
 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閉而
 不通爻無為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
 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為偏言皆八則此說似
 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
 之六爻不變者但為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之占史彊為之隨之說以苟悅于姜耳故
 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

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
 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
 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答程可久
 揲著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開論同
 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
 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卦扚之外見存
 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
 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
 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扚
 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
 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

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三八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

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答程可久

當暮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己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

朱文公易說卷之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四百九
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
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
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
本已無所据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
後可以見其失也楊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
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
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
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躋羸二贊則正以七百
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
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樣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

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
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誤多此
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數又云合於掛扐之一
說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
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一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
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其於
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之屬乃夢得立文太
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
情也 荅程大昌

柳子厚荅劉夢得說九六 李方子錄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荅虞大中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

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无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為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荅方士繇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

七八蓋取其變也只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是乃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上同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如歐公初不深於經學并象數義理上甚淺近然用九用六之說却他人所未及謂取老陰老陽變爻為用故不用七八古人遇乾之坤即用見羣龍无首吉為占見羣龍无首却吉是乾變為坤便用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然坤只有一半好

不能全好故云利永貞如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東南得朋乃與類行自是好西北便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吉如此等處恐難依舊說

吳必大錄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先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著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

三百三十一
君茂

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無頭剛
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
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
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嘗代終故自坤
而變陽故為羣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
先生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
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
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董銖錄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到田獵事亦占也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

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觀作之者在我而觀
之者在彼我為主而彼為賓也自己無大人之德
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觀之
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也

兌離震乾之所索乎坤者巽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
本義撰著之說恐不須恁底黃顯子錄

問占法四爻不變二爻變占變爻則以上爻為主四
爻變二爻不變占不變爻則以下爻為主是如何
先生云變者下至上而上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
本故以之為主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爻

朱熹易學卷二十二
十七
通志堂

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凡變
 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
 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
 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便只是初葉賀孫錄
 胡叔器問內卦為悔先生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
 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
 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
 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
 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
 二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

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
 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後十
 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啓蒙黃義剛錄

問貞悔之說曰本卦是貞某卦是悔後十卦又自有
 貞悔貞便是一箇靜之本體悔是動用之意黃顯子錄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
 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
 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
 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
 甚主客問兩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

孫賀

何也曰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因言占法曰陰主富陽主貴又曰王子獻占得惕號

莫夜有戒勿恤吉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

兵權後遇寇旋得洪帥

舒高錄

火珠林猶是漢人之遺法

龜卜之法今無所傳看來似而今五純卦樣

擇之間筮短龜長先生曰揲著用手不似鑽龜又較

自然今人有為五兆卦者用竹五莖直上為木向

下者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橫者為

土所謂大橫庚庚者言占得國之象也今看易把

做占看便活人人都用得這般人占得便做這般

人用那般人占得

做那般人用國初經筵講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曰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

不知此大人即是那飛龍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

見大人之君又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兩言君德

是有君德而居下位者若求師親賢而占得此爻

則利見此大人也作占看則吉凶悔吝都在我為

之作理說則吉凶悔吝皆斷定在彼九二六四等

身上矣彼九二六四無頭無面何以見得如此亦

只是士人用得也

筮短龜長龜二兆是天然決定更無移改卦雖出於

自然然初揲一爻便只有三十二卦再揲二爻便

只有十六卦至三爻則不出乎八卦至四爻則不出乎四卦至五爻則必二卦矣六爻既成一卦乃定是人心漸可以測而知也

因言筮卦先生曰卦雖出於自然然一爻成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是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

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輔廣錄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求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纔拆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

葉賀孫錄

輔廣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向欲求甚紋兆順則為吉逆則為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先生曰要須先定其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先墨畫定看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因重此洪範謂龜從筮逆若龜筮共違

于人則用靜吉用作凶廣云今為賊者多卜龜以
三龜連卜皆順則往賀孫云若石祁子兆衛人以
龜為有知此却是無知先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
捨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利禦
寇不利為寇同上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金兆從右邪上火

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

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

大橫庚庚是爆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葉賀孫錄

著卜考誤

揲著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

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
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
因讀郭氏辯疑為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

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

十有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

者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此以上係節文掛一以

象三者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

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

四百三十七
君靜
著皆以四四爲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者
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扚之策而成數以
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
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
歲再閏再扚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
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扚掛
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
又合於前所歸之扚而總掛之是再扚而後掛也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闕略不備及顛
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扚二字分別不明有以
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

作扚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
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
用四十有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
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
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
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
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
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
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
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奇零
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

四百四十一
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
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
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
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
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劫
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劫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
再閏然後置前掛劫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
而為第二變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
易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
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

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
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
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
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
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
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
兩多一少為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
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
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
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
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

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
 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
 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
 準此見乾卦初九下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
 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
 措手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
 運得九是已象三又曰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第二指
 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扞確然有法象非苟作
 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
 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

手亦滿四矣乃扞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
 亦餘二矣乃扞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扞十二并
 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九
 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扞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
 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
 一少兩多則扞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
 八為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
 則扞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
 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
 四象之數也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

四百三十五
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
言此為大略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疵劉氏
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過多遇少與
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扞為所遇而謂掛一為歸
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
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
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
同則雖為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
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
掛扞之策分措于三指間則初變之扞誤并於掛再
變之掛誤并於扞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

四百三十五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季賢

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為簡直而
分別掛扞尤為明白但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
不知後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扞十二并掛一為十
三而不知扞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象同則是後二變不掛
而不若劉說之為得也今皆正之如左方云四營而
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
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
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
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其法初一變
兩揲之餘為掛扞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
掛扞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扞者亦不

朱文公易說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通志堂

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耦奇者屬陽而象圓耦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耦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

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二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二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方二謂兩八圓一謂十二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

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二
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
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
方一謂一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
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
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
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
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

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
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
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
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
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
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亦一百九十
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今攷凡言策者即謂著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
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

人執策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扚之外過
 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扚之內所餘之著不
 為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
 少之爻為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
 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
 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
 知爾

右揲著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為之說者
 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
 學者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為說者
 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扚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

四九也

餘放此。郭氏曰歸奇合扚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

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

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案康節歸奇合扚四字本於正義所以最末之餘
 歸之合於掛扚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
 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
 明言之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邪且康節又言
 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
 為此辨者未知掛扚之中奇耦方圓參兩進退之妙
 是以必去掛扚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其說愈多而
 其法愈偏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為劫故劫左右手之餘也郭氏

曰自唐初以來以奇為劫故再劫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

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劫為三

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閏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

奇必俟再劫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今案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劫也大傳

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

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

矣劫固左右兩揲之餘然劫之為義乃指間勒物之

處故曰歸奇於劫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劫

為餘則其曰歸奇於劫者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

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掛一以避之則又生

一誤而失愈遠矣郭氏承此為說而詆唐人不當以

奇為劫夫以奇為劫亦猶其以劫為餘爾名雖失之

而實猶未爽也若如其說以歸為掛以奇為一則為

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

歸奇之前不見有劫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劫者

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劫也一變之中一掛再揲

再劫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劫

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

著分二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日第一變掛而

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卦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

掛之變為扞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掛一象
三再扞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扞
而謂第二第三變為再扞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
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耦老少之數
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著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
著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
四揲左手之著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
左手之扞復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著四揲之餘亦
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扞其兩手所握之
著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

更不重掛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
一扞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

為老陽

郭氏曰此法先人親受於伊川先生雍復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

今案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無文字則其傳
受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掛一為奇而第二三變
不掛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
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扞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著
便為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
變訖乃歸先所掛之奇於第一扞之中則其掛之之
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
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

又則其重複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

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

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

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

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劫也

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二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

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爾

今案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者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

前為掛劫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劫之數必得過揲

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劫之數其自然之妙

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

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劫之數所以為

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

劫之數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

守過揲之數以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

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劫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

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

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

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今案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著然後掛扚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二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

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為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為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為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為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為三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為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為八十四復三分之而為二十八復四分之

四百十八
而為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
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為九十六復三分之而
為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為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
為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
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
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
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用
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案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
七八九十大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
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

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著之法且
而掛扚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
四而為耦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
數三耦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耦者
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
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耦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
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耦則亦參其兩奇
以為六兩其一耦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耦一奇則
亦兩其兩耦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
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
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

四百五十八
子能
若專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為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為母及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為無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著玉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豈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

卦矣尚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鑿甚矣又況方為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邪如蘇氏所引一行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亦太早計哉

釋疑序云繫辭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後世大失聖人之心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謂策數也

今案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槩舉其法不能甚詳

然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未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為異也聖人作易本為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為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案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著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扞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扞是也或謂指間為扞非也楊子雲作芳亦謂著之餘數豈以草間為芳邪

今案歸奇於扞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扞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扞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為扞也芳生於著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扞而成一爻三十六

揲三十六扞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
今案一變之中再揲再扞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
揲三十六扞未有所戾也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耦之象也
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
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
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
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
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
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
復論其策數也

今案四十九中聖人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
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扞而必求之過
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
象為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
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
文深詆遽至於此亦可畏哉

又云凡揲著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
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
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案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
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

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

陰故其餘四八皆耦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

三徑一之術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屬陰

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而右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

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

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

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為陽惟左右皆四乃為陰三變

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

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

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於陽少陰陽數本皆二十少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損陽之四以歸於陰是

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

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陽九老陰一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

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

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

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

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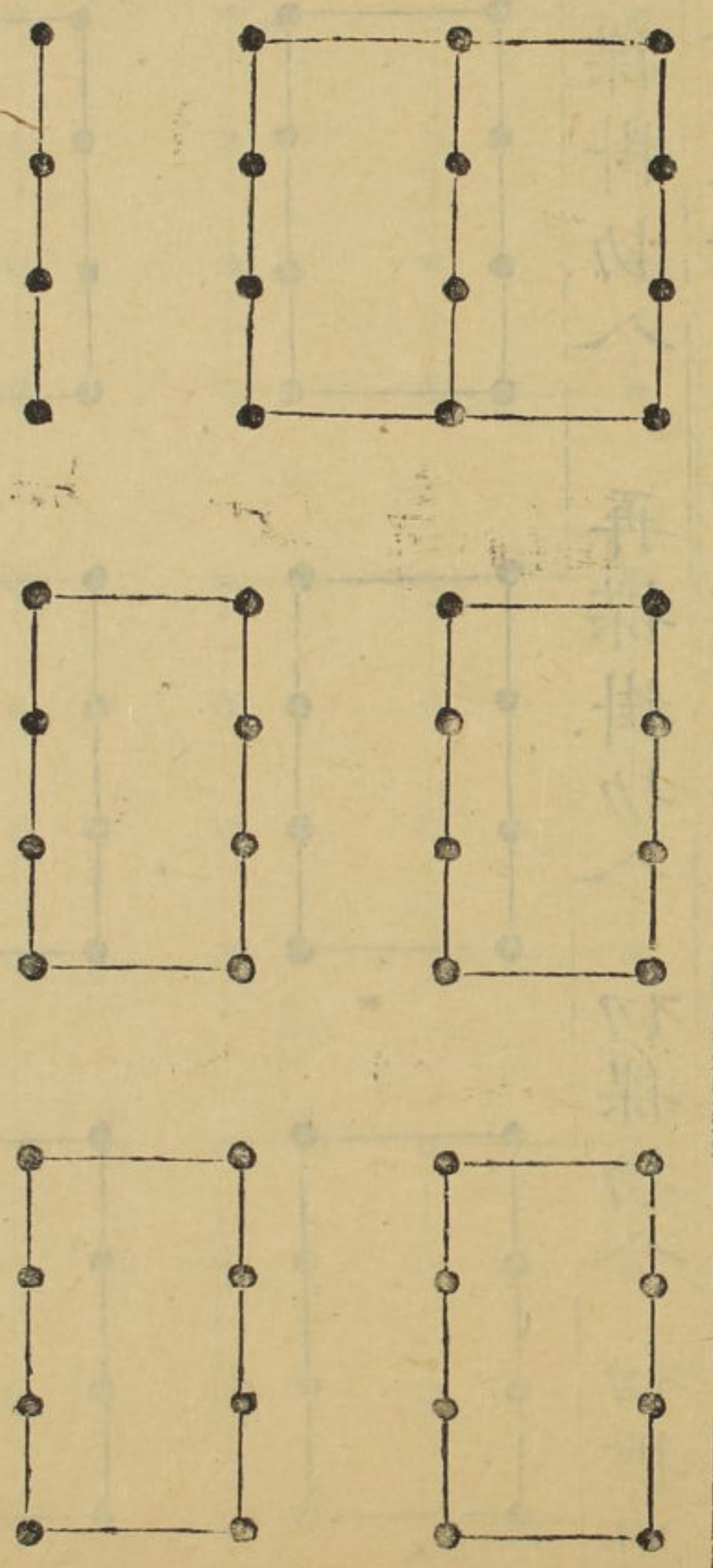
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二十七
陳

過樸二十八策

圓圍三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樸掛劫四

再樸掛劫八

初樸劫八

初樸掛一

圓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掛劫二十一策

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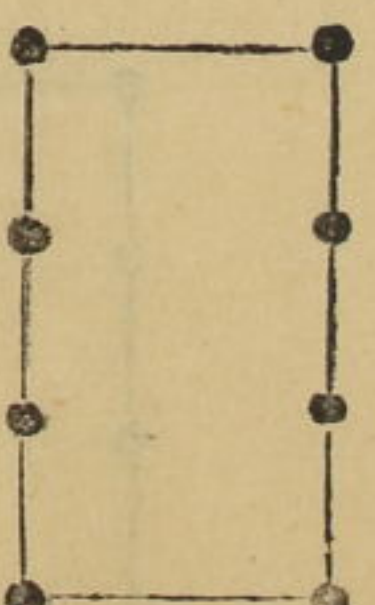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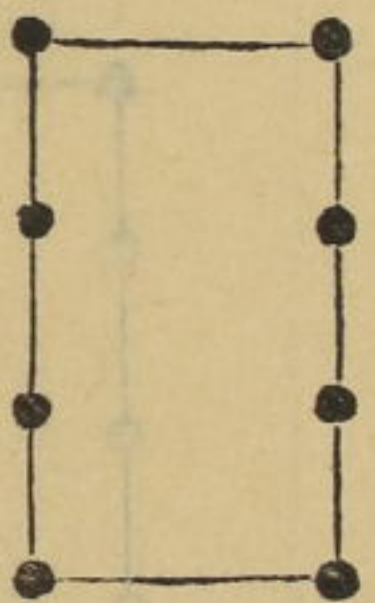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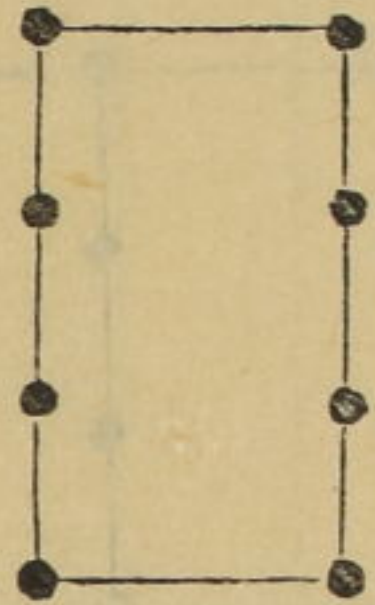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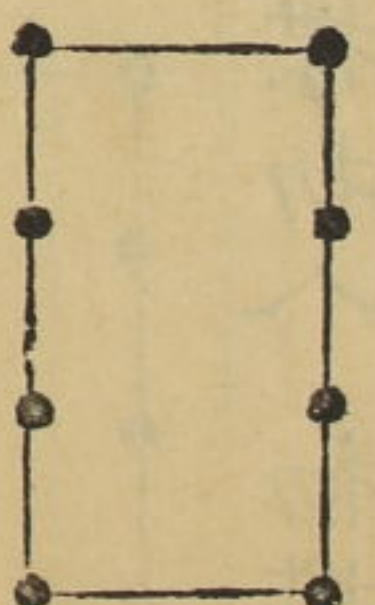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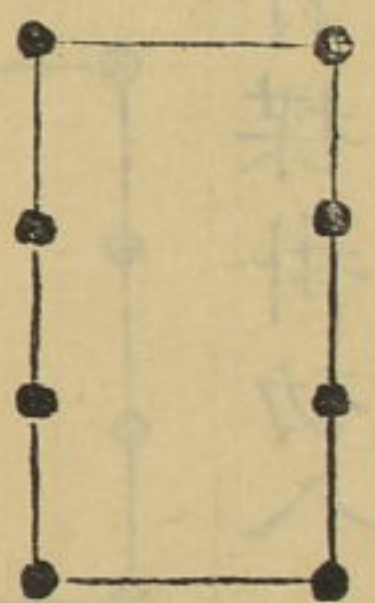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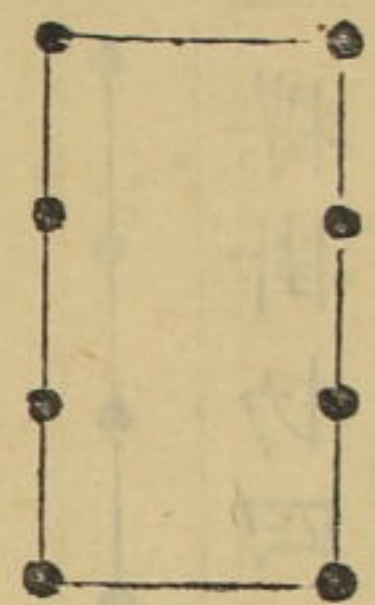
通志堂

過樸二十四策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方圍四用半



三樸掛劫八

再樸掛劫八

初樸劫八

初樸掛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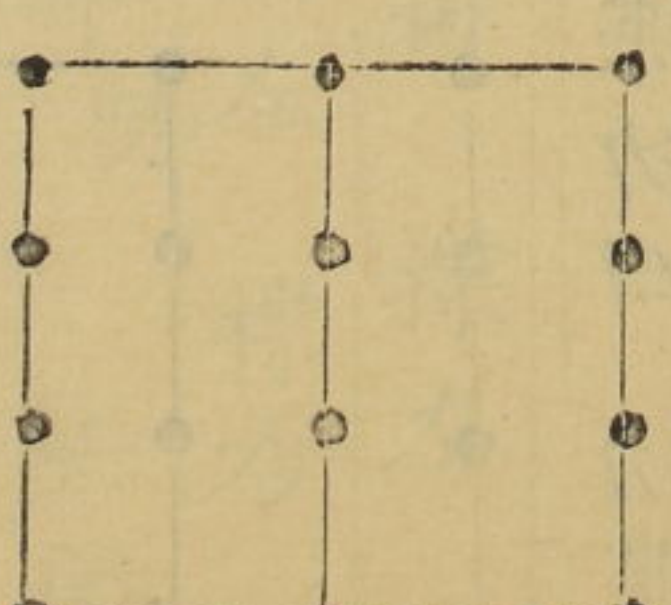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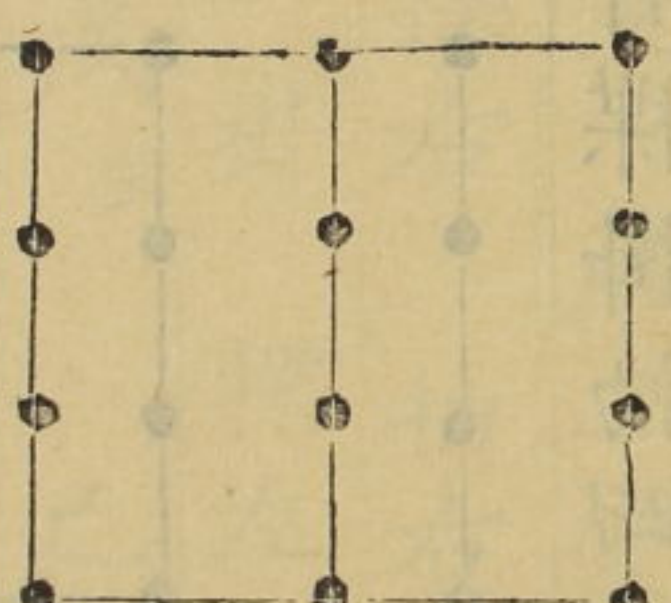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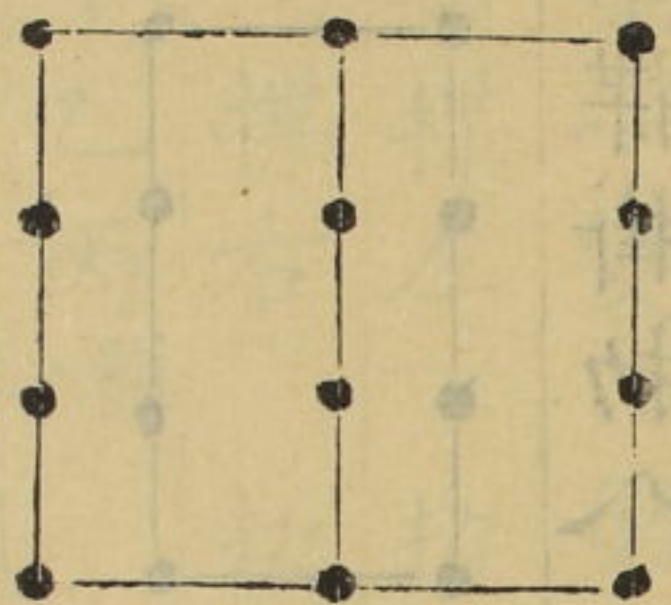
掛劫三十五策

過樸三十六策

圓圍三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樸掛劫四

再樸掛劫四

初樸劫四

初樸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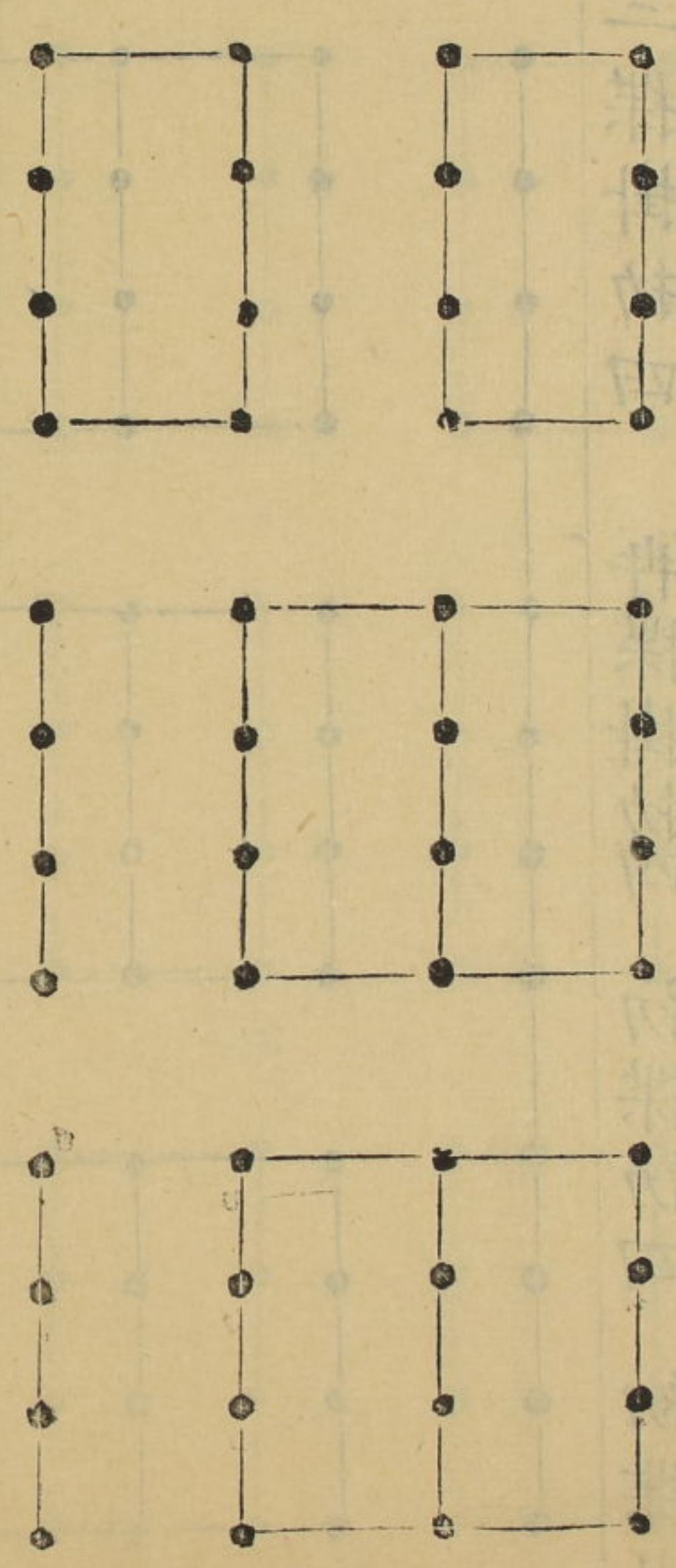
掛劫十三策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圍四用半

圓圍三

圓圍三



三揲掛扞八

再揲掛扞四

初揲扞四

初揲扞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扞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扞左揲右 扞右 掛 揲左 扞左

揲右 扞右 掛 揲左 扞左 揲右 扞右

甲乙丙閏 丁戊閏 己庚辛閏 壬癸閏

甲乙丙閏 丁戊閏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扞謂歸奇於扞以象閏也五
 歲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扞各當一歲之象也再
 閏者兩扞之歲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著
 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

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 劫 劫 劫 掛 劫 劫 劫

掛 劫 劫 劫

甲 閏 乙 丙 丁 閏 戊 己

庚 閏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劫第二變三變不掛而劫故以有掛有劫之變為掛無掛有劫之變為劫其有掛之劫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

劫者象閏之中閱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劫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劫而後復掛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歲而再閏矣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象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

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
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
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
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
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
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
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
不動則無眛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
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別
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
用九六爻辭是流俗之過也

諸家揲著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
能占與引國語之說為誤爾

諸家卜筮

先生言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

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郭友仁錄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數亦用六日七

分但不見康節說黃顯子錄

易是卜筮書經世是推步底 若看時季通有

箇括例子說指要也

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卦管

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之時是

乾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將去

李方子錄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高遠踈闊易中只有箇竒耦天一地二之數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著底數也惟此二者康節却盡歸之於數切恐聖人必不為也或問康節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可但須待其動方可推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是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處方推得去

黃顯子錄

晁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

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甘節錄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是無他會中

廖德明錄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

數

魏伯陽參同契魏東漢時人○廖德明錄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著卦辨疑說前

人不是不知疏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疏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

書與之辨

先生和設○襲蓋御錄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熹竊謂數

是自然之數策即著之莖數也禮曰龜為卜筮為

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

二百一十有六策耳

與郭子和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為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

熹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同上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扚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

右兩揲之餘實於前以奇歸之也熹竊謂奇者左

右四揲之餘也扚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

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

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扚則五歲之間凡再閏

之象也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熹竊

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

以耦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

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

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

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

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

歸奇積三二而為六者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
 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
 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一三而為七則其
 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
 然其數眾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
 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眾制寡故先儒舊說
 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
 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
 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
 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
 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

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
 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
 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扞扞共為三變而
 成一爻熹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
 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扞乃成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熹竊
 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
 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
 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
 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

四百二十七
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

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

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
 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
 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
 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
 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
 也與郭子和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
 間揲著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
 不可謂之歸竒尚有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為難讀
 穿穴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頃嘗為之說

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
 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荅方誼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雜問答
 熹數日病中方得細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
 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
 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
 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
 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
 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
 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
 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
 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二

雜問答

熹數日病中方得細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
 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
 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
 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
 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
 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
 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
 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
 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

四百十四
世求
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竒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竒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

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爲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佑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

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耦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緣此一奇一耦之上

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體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三變之中卦扚四以奇耦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

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為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樞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

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

為陽右一耦為陰所謂兩儀者也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耦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

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

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

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十六卦之第一爻少陰一耦今分為右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四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

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

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

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上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而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則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耦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

焉

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四卦之第四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耦則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正是易之妙處 此來教所引邵先生

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可遽輕議也然此亦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踈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

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

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及旋擘劃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荅表樞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

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謀於門不味其腴而齧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

四
五
二
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

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向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

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扐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

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取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同上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

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如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同上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然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

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同上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行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

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虚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淡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所以然者矣言之不盡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拈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熹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揮斥亦已不遺力矣今復下喻使罄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既辱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

中自相乖戾者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但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

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

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之所以不敢索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

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君生
荅表樞

來喻以東南之温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彊以温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

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為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

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踈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日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同上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

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之義各分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内外一理

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切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同上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

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刺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說則謂一陽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

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
 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
 所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
 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
 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
 失而其取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
 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
 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
 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
 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為
 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虚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

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
 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
 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圖成不費詞說而三
 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
 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
 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
 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
 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
 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
 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
 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

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論而輕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夫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

奇一耦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為四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餘六條準此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成則兩儀四象皆分為八是皆自然而生漢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耦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

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日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荅故復及之熹又稟上同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

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與南同類相合而使疆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

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杓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同上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為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為仁秋斂冬藏為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為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据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為說則又必以為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為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為冬春之陽坤居西南

而為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為兩段以分仁
 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為乾之仁夏居南而
 為坤之仁秋居西而為坤之義冬居北而為乾之
 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鄙意注
 解如此庶覽者之易曉耳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
 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
 又案文王孔子皆以乾為西北之卦艮為東北之
 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
 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貶乾之尊使
 居艮位不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
 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案孔子明
 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為一兩儀

為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算
 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
 是以兩儀為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
 於經何所据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
 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為
 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
 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則又未暇論其於經
 有無据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
 參伍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
 凡此四條熹皆不敢輒以為非以觸尊怒但所未
 曉不敢不求教耳

誨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
 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
 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
 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
 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
 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
 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
 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
 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
 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
 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

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
 知易則如熹輩尚何足與言易而每煩提耳之勤
 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
 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為
 子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爻位亦有脫
 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同上
 慕用之久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偬卒迫不能少欸每
 以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晚
 而不獲親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
 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
 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三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

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
 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
 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
 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
 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
 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
 真也今且以經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
 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
 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

以竒耦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
 才之象而非竒耦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
 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為
 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
 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
 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
 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
 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
 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
 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
 天理自然之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

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其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陋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也大

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此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

引領馳想增劇

答趙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褒令人踧踖其書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已已近嘗略脩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昭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答趙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柔傳文言乃有四德之

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陰陽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蓋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亨如王用亨于

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荅楊元範

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

卜田之吉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虚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巽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

荅潘謙之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案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案聖門

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

宗李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

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

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

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前段參之

荅李伯諫

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

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

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

同上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就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

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

八卦

然後有辭

卦爻

筮有變

老陰然後有占

變爻

之辭

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

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

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

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

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

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

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

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

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

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聽疑二則差

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

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

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示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丘子野

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

有功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

答林久德

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謂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

為過也

荅林至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

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不得其真矣

荅林彥謀

問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辭止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緼而謂易為乾坤則非也且既以貫通上乾誠矣而坤忽坤天地幹旋造化動役鬼神闔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是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

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謂之貫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為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答云看得是

答萬人集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彊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姓名何益若如所

論乾坤二字乃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鶻突了豈能使易通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抽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聞命矣千萬見察

荅江黜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

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竒以求己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旣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

然不是文理又且岐而爲二互相矛盾蓋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爲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使爲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爲人不可以私意造始故爲之戒耳若乾之爲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

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

論程氏易傳

程傳艮卦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當矣至謂艮其背為

止於所不見却恐未是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復出艮其背也止是所當止之處下句止字却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謂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必大問如何是不見其人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否先生曰近之繼曰似未若遺書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却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文言聖人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自用己見解不若虚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至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文則利於見大人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利見亦是他人利於見之非是二五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卦

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會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問屯卦何故利於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下之辭復云利建侯必大又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所占之意相契先生又曰何以見得易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於岐山亨是享字古多通用若人君欲祭祀山川占得此文即吉公用亨於帝

四百廿六
朱文公易言卷二十三
三十一
吉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朝覲天子耳凡占筮若
爻辭與占意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
利建侯又須別有卦上討義正淳問二五相應不
相應時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祈望
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理不相應則亦
然又曰昔張敬夫為魏公占遇睽之蹇六爻俱變
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之曰用兵之人亦
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
為甲冑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難也
有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為口舌又說也是
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講和者亦必無成

未幾魏公既罷湯思退亦敗皆如其言

吳必大錄

不耕穫不菑畲如程傳之說則當云不耕而穫不菑
而畲乃可又如極言无妄之義蓋緣要去義理上
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說吉凶之辭至彖象方
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為无妄之
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畲是四事都不做謂都不動
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義必大
問若以為無望即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有所願
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六三即是
无妄之灾或繫之牛行人自得之何與邑人事而
邑人之灾正如俗云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耳

四百廿八
此亦是古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謂占得此爻者利於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是自己不直方大時却反是凶也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蓋南蒯所占雖是吉爻然所為却不黃裳却是大凶同上大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

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其辭亦自有分曉說破者如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凶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又需于泥致寇至則又更不決吉凶夫子方於其下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此又一爻中具吉凶二義之例也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者得之更無可避禍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同上

問易中交易變易之義如何先生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奇耦

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

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記云豈以天是

箇物事地則便有先生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

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

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

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

虛為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

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

生焉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

大然無間斷只是鶻命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

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之

聚其闢也是兩箇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

天之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是虧不可盈只得

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又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

聖人心子細察得出雖以鳥獸羽毛之微想見聖

人也盡察得有陰陽如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

伊川見堯曰察此可以畫卦便是此象先生曰就

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而今凡是草木禽獸無不

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有八十一鱗

陽數龍不曾見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五箇兩

邊各插四箇共八箇八箇之外周圍共有二十四

四白十六
王女
箇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
如銀杏桐樹楮樹牡麻竹曰男生必伏女生必偃
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
又云揚子撰太玄云觀龍虎之文察鳥獸之理謂
二十八宿也 呂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
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處曰陰陽反對觀之則
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
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
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
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

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
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
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
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太始坤順而靜故以簡
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擴然大公者易
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曰乾之易致
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
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
力行底事 楊道夫錄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說云只看程易見其只

就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云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

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領之因云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切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

潘時舉錄

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得會浹洽同上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著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這道否也坤云六二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能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曾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曾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先生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

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
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同上

銖問程易如何看先生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
易之本義如何先生曰程易惟是不說易文義處
只說道理處極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
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
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
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
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
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先生曰程子之意只云
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

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
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
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
得又問啓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
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
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
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否先生曰此只
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
耳因問序所謂自本而榦自榦而支是此意否先
生曰是董銖錄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于岐

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先生云也是如此
亦有兼譬喻言者如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
濟大事亦如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